

一列火车的远方

□ 黑凝

耳鸣与火车有关系吗？关系可大了。已经十多年了，刚一躺下，热闹就来了，是两列火车左右耳轮周围对开。轰轰烈烈，气势磅礴。

一列是墨绿色的。另一列是绿墨色的。

一列从1987年冬天出发。另一列开往鲜花盛开的1988年春天。

一列的车轮碾过湿润芳香的大地，从耳蜗驶向遥远的耳轮；一列的钢轮惊醒万籁俱寂的白森林，呼啸在宽阔无垠的原野上，从耳轮驶向深邃黑暗的耳蜗。

谁听到车轮碾过大地深处白生生的草茎和蓬勃的根，在车轮下舒缓时美妙的呻吟；谁看到枕木的缝隙间生长的一簇簇灿烂的黄色狗乳草，在三月的春风里摇头摆手。它们在敲锣打鼓，喜气洋洋的日子里舒展、绵延，通往一望无际的远方。

远方，谁的远方？距离的远方。心灵的远方。时间的远方。一列火车的远方。一列火车和一个人的远方。

远方就是一列火车要去的地方。远方就是一个人要去的地方。远方就是一颗灵魂飞翔而无处着落的地方。远方就是那朵云带着风神往的地方。远方就是前方的远方，是奔腾的远方。是有鲜花招手的地方，是风掠过城池鲜血浇灌自由，洒满露珠的乡间道路上歌声飞扬，成群的蝴蝶在歌声中翩翩起舞的地方。

火车驶向的远方，田野的草是青的，连流浪的风也是年轻的，生机勃勃，神采奕奕，与青草交融的天空是蔚蓝的，一簇白云轻浮地在村子上空的炊烟旁舞蹈着，蓝天中的星辰依偎在山峦，多情的月牙儿在峰峦间绽放着妩媚的笑靥，一条白色的弧光掠过天际，惊了满世界酣睡的梦，一颗颗星星惊惶失措，纷纷落地。

火车仍在前行，缓缓地驶向一座桥，是一座曾产生过潮湿爱情、滋生浪漫，横跨峭壁的廊桥，桥上已经没有看风景的人，明月也消失在了派茫然之中。一群群野鹭飞来，扇了扇白云一样的翅膀，又飞走了，浩浩荡荡，横无际涯。加固廊桥的铁索，在钢轮下瑟瑟发抖。桥的对面是一条蚯蚓般蜿蜒远方的路，火车就在这

条曲折的路上模模糊糊消失在天空划过一条白线的尽头。

少年时，最梦想远方，梦想着有一列火车能载自己到达火车的最后一个站。那时，总觉得远方就是火车的最后一个站。常常就蹲在铁轨旁，数着一列一列南来北往的火车，每数一列总要将一堆石子中的一颗堆放在另一边，总也等不到数完一堆石子的最后一颗，天就黑了，娘的呼唤声也从镇子口传来了。偶尔，也胆大地将耳朵贴在钢轨上，听着远方传来的火车笨重的喘息声。有一天，突发奇想，想撵着一列火车跟随其到最后一站的远方。那是一列往电厂运煤的火车，破旧、肮脏，它总是傍晚时分到小镇，到小镇时，已经疲惫不堪，不断地喘着粗气，喷着浓烟，呼嗤着。趁火车停靠站台，工人们忙着为火车加水的功夫，少年悄悄爬进一节堆满补给杂物的车厢。

车厢突然从外面密封起来，也就咣当一声，所有的白天都变成了黑夜，黑夜一下子让世界寂静下来，寂静让少年的世界突然幸福起来。少年幸福地躺在黑夜里，躺在装满粮食的黑夜里。少年想到远方也许就是无尽的黑暗和黑暗中的巨大幸福。

师傅的话让少年愧疚难当。当年，少年正是读书的年龄。师傅在火车停靠一个不知名的小站时，拉开车厢门取食物时发现了少年。看到龟缩在角落的少年的那双惊恐的眼睛时，师傅吓了一跳，他以为中途跳上一只失散的狗熊，他举着手中的一根铁锹要砸向少年的时候，少年大叫起来。他告诉师傅，他不是狗熊，是柳镇的少年，想跟着火车去远方，想去天边一个陌生的地方。

师傅笑了，他说，如果不读书，行万里路也只是个邮差。他把少年安置在停靠的小站，嘱小站工作人员让返程的火车把少年捎回柳镇。

这是少年第一次去远方，从出发的路口又被撵回了起点。

少年的三姑姑也去了远方。三姑姑的远方是一去不返的远方。

多年前那个冬日的清晨，一个跛足的小个子男人牵着三姑姑和她那只沉甸甸的藤

编箱，穿过柳镇那条湿长的码头街。那天的天气变幻莫测，夜雨过后，空气潮湿，寒意浸骨的老街上，没有一个街坊，街口的几块浮云，像一片刚开张的天上市，绫罗绸缎一条街张扬着——不知道哪个窗口传出的《卡萨布兰卡》主题曲《As Time Goes By》像涧水一样淙淙流淌在老城的街巷。他们赶到下街火车站时，那列破旧的火车已经拉响了起航的笛声。

三姑姑拎着藤编箱进站时，不知是笛声催促心焦，还是雨后地滑，她几次差点摔倒。

三姑姑年轻时就住在柳镇牵马巷一间偏房里。那一年，三姑姑和一个外地来柳镇修缮门窗的木匠好上了。木匠是个小个子跛子，一手好木工活，还能吹口琴拉二胡。少年的记忆突然清晰起来，那时，小木匠在三姑姑的偏房木窗上雕花，一凿一凿十分细心，凿出的木屑在阳光下飞溅，木屑香味散漫在牵马巷。三姑姑站在他对面，将手臂大大地张开，就像贴在墙上的十字架，并且还做了个门旁怪石兽似的鬼脸。三姑姑和小木匠都笑了，少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笑，而且还笑得这样甜蜜，一个鬼脸有什么可笑的？三姑姑的恋爱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，三姑姑被奶奶锁在了偏房，钥匙由太奶奶保管。少年的父亲看着三姑姑可怜，就偷了太奶奶藏在香炉下的钥匙，悄悄把三姑姑放了。三姑姑临走时说混上好日子后，她还会来牵马巷的。三姑姑是在冬日的清晨随跛子木匠从牵马巷跑出去的，跑出去后再也没回过家乡。他们慌乱中把两条影子留在了牵马巷，牵马巷的人都说在星光之夜看到过有两条影子在巷口徘徊。有一次太奶奶高兴，少年问太奶奶：“知道我爹会在香炉下偷钥匙不？”太奶奶眯着眼说：“知道呀。”少年惊奇：“知道怎么还不把钥匙从香炉下移走？”太奶奶抹了抹潮湿的眼睛看着三姑姑出走的牵马巷，说：“怕你爹找不见呀。”牵马巷悠长静谧，阒无一人，连影子也被风刮跑了。

三姑姑那列火车的远方不知道在那里，怕是忘记了回乡的路。



花仙子 徐群/摄

回到别桥

□ 胡锋

离开别桥两年多了，一直没有回去过。

那年，我只身来到别桥镇，陌生的环境，新鲜的一切，冲撞着我的灵魂。我一无所，只有高大的身躯和求知的欲望，是那么的无助。宽阔的马路，整齐的厂房，优美的环境，诗意的乡村，无一不吸引着我这个外乡客。

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。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的热情，那么的好客，把我生活和工作的一切考虑得特别周到。温馨的办公室，应有所有的住宿房间，丰富的餐食，详细的日程安排，关心的眼神，温暖的话语，让我感受到了他乡的温情。我充实快乐地度过每一天，吮吸着好经验好做法，领略着别样的异域风光。

一次相遇，美得彻骨，美得震颤，美得孤绝，美得惊艳。

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，我回到了离别两年多的别桥，是那么的熟悉，那么的亲切。每一个人，依旧是那么的深情。陌生的是，在党的光辉照耀下，马路提升了档次，厂房越来越多，环境更加迷人，乡村更有烟火味。

还是那个老范，带着我参观企业，聆听发展的历程；依然是那个小王，陪着我走进田野，感受发展的巨变；不变的老许，又一次畅聊人生。

来到镇政府大楼前，特殊的亲切感油然而生，从这个大门进进出出两个多月，出门时的彷徨，进门时的自信，记忆永远清晰。我坚定地要求留下一张照片，只为证明此时回来了，也是回应两年前第一次进门时的留影。两张同地点同角度不同时间的照片，记录的是永恒的情感。

老潘曾多次来我办公室交流两地文化，也曾带我去企业、村部，更是主动把我介绍给大家认识。现虽不再打卡，但得知我到别桥后，在行程已满的周末，无论如何也要来见

个面，还不忘帮我联系对口单位，进行交流学习。

马总还是老样子，第一次相识是在他办公室，多年的摸爬滚打，成就了如今的企业家，人生几十年，走过艰辛，经过苦难，毫不保留地全部告诉我，轻言细语，娓娓道来，一个高大的形象在我脑海中是那么清晰。为了家乡的发展、乡亲的幸福，毅然决然回到别桥，创新立业，成就四邻。你听，他那一栋栋厂房里机器的轰隆，就是为他歌唱。

已记不清是第几次到塘马特色田园乡村，每次都有不同的领悟，相同的是花儿笑得还是那么灿烂、枝条的舞姿还是那么优雅、小鸟的歌声还是那么动听，花儿和小鸟对枝条有着多情的爱恋。看着这错落有致的村庄，生机勃勃，山清水秀，空气清新，鸟语花香，我知道这是老王付出的心血，一条条路、一个个微观、一个个农产品、一个个名字，都是英俊帅气的年轻小子精心设计的成果，最后叠加成“特色”二字。

又一次来到静园景观小区，老陈等我多时，第一次就是他开车带着刚结识的我来到这里，独特的设计、红色的基因、形态各异的花草树木，加上天上的飞机、地上的火车、山中的防空洞，汇集成一幅独有画卷。我曾沉醉其中，今故地重游，仿佛人在画中游，画在心中留。

太美了，实在太美了。我没有喝酒，却醉了，醉在了原乡。

夜幕降临，我行走在繁华的大街上，仰头一望，一轮明月挂在天空中，满天的星星相互说着悄悄话，好像在告诉我，趁着月色去奔跑吧，奔向属于你的诗意远方，追寻属于你的梦想。

我来到一个小摊，点上一杯啤酒，突然淅淅沥沥下着小雨，风伴雨而来，我沉醉其中，抿上一口酒，回忆着那个秋天的故事，憧憬着春天的美好，醉意朦胧中写下一行字：原乡，即家乡。

